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婁東王會芬于野參閱

劉帶川書稿

書

劉燾

上内閣本兵邊務求實書　補練修守

看得薊鎮連年補練修守之策，皆當事諸臣之所建畫，委於地方有益。法久弊生，勢之必然。其在今日，惟

當因其已成之績、斟酌損益、以求其實、雖非平胡破虜之奇策、亦薊鎮防守之至計也、自其補軍言之、嚴清軍之法、申優恤之令、每年各御史查其分數以爲舉劾、宜乎行伍克實、而軍威日振也、如近日據石匣遊擊方琦開呈查得該營軍士、自去年八月已缺少二百有餘、各該管隊官旗、不行開除、追問其故、皆曰如要開除、則逃亡數多、恐閱試不及分數、及查其根而根尤冒支、臨時則上下通同、顧人代點、一營如此則他營可知、此補軍之所以未得實也、不惟不實並

其錢糧而冒支矣自其練兵言之火器弓矢尤單中之長技因先年考驗不及分數各官降罰是以將大排把安於五七十步之外惟求中箭之多不論排把之近至於火器每二桶裝鉛子六七個就地滾去中間必有中者止知砲無虛放而不知子已多藏所以近年考至八九分者此也此練兵之不得其實也不惟不得其實抑且多騙其賞而臨時顧倩買求之弊尚有不可盡言者矣自其修工言之有極衝次衝稍緩等項名色自庚戌之變本職任薊州兵備時創修

邊工所立之名也，及至今日凡查議邊工，其名猶存，而各道未必親臨，委官查看，未必盡履險要，不以賊之出沒爲衝緩，而以修工之難易爲衝緩。一來各取水土之便，且備閱視之查，門面儘有可觀，而險夷之依山築牆非帶緊地勢不可。大勢已失，此修工之所以未得實也。不惟不實，且冒破工價，而連年入寇者，何嘗由極衝而進乎。至於守邊之事，外無可恃之險，內無策應之兵，沿邊無棲止之地，主客混雜，躲避各營城之內，及至差人查點，即聞風上墻，點者未回，而各軍已退，此守邊之所以未

得實也不惟不實甚至差去人役柔機詐財亦勢之所不能無者矣以上四事委皆守薊之上策但奉行者不實設謀雖善所以竟無成功其在今日不必別有所圖即此不實者以求其實事免紛更之擾而人有畫一之規本職累疏上陳未敢別生異見其補軍也或招募或抽撥嚴清勾之法申稽查之令以補軍士之實耳其練兵也改立把式安於百步之上每營發銀二百兩以行賞罰革去虛報分數以求練兵之實耳其修工也不分衝緩分立信地一併修理盡革

昔時之弊以求修工之實耳其守邊也分地列營各有專責墻外修設險地墻上添設鋪舍墻內設備接兵亦惟求守邊之實耳若使事事果得其實年年與而不廢胡虜雖強諒亦無能為謀矣但人之識見不同毋每別生異論以釣虛聲於明時暮冬之所條陳者尚未施行春初又從而易之春初之所申令者各官未及遵守春暮又從而易之朝更夕改禦虜之策何時而可定乎緣本職以書生談兵未協人望雖幸蒙 聖明採納而同事者不免有所未滿也所行事

窒亦非執已見而不尋舊規破衆說而別建長策不過因其既往之跡可法者法之未實者實之以求無負委任而已但恐爭能鬭巧虛文日盛不究功驗於議論之多事擾於彼此之異是豈本職之禍哉是豈地方之幸哉情非得已方敢上陳伏乞廟謨預定而効力者自專也

上內閣本兵禁止邊方虛報書　　邊報

地方殘傷之後人心惶惶當事諸臣正跼蹐不寧之時也其軍機重務必須詳甚而武夫輩際茲用武之

邊臣詞氣

時任情虛張雖盡調諸鎮之兵盡括天下之財尚不足爲謝鎮備也蓋止知爲兵糧計而不知爲勞費計耳矧今　聖明在上明照萬里但恐傳之者過不免聽之者疑疑則畏畏則嚴嚴則臣下無所措手足矣此係關係之大者又豈彼輩所能識哉今月之事倘在於哨而尤貴於備近已行劉漢專差一官在宣大軍門抄報恐宣大軍門之報尚多含糊必須遣人於陽和之外在於貓兒庄清凉寺大邊一帶墩軍往來通賊方克哨有實跡前日咨部欲取趙臣聽用者蓋

彼係大同人也。非爲其識，特爲其報耳。本職受玆直寄，稍有近實者，敢不奏聞。今後仍省諭諸將，凡有傳聞必須查其情，度其理，審其勢，可報者報之，而不可偏裨各自傳報勿毋誇己之功毀人之智出於法也報者。亦不必過爲傳播，以貽憂國者之惑。但容遍都下，寧可過於報，不可失於不報。本職亦難以明文禁之。惟在廟堂之上，徐察而審聽之。勿輕信以徵兵，斯可矣。

再上內閣本兵革除修邊錢糧書　革除修邊錢糧

先該本職題奉欽依，要將邊墻迤外塹山湮谷，邊墻

邊內建房設舖已經通行主客將領各照所分地方及時修築每年十月一次將修過工程開報查考近各路開報挑過品窖積過石堆不下數萬剷削偏坡將逾百里恭過舖舍官廳不下千座中間將領賢能者不動聲色躬自督率事各有緒有等不才者即借此以討行糧該本職看得客兵自有行糧修工亦支不修亦支無容別議其本鎮主兵雖云修工不過各照信地自爲防守之計與動衆修邊者不同軍士因所當恤而錢糧不可不計若一槩加給行糧則所費不

貲無事而給與行糧有警之時又將何所加乎况請糧者頗少而不請糧者尚多是以不敢輕開此例又經通行各路如果修工久勞量分班次以節勞佚候工程修有次第查看勤惰分別犒賞文移雖行此項錢糧原未奏請雖欲施恩將何所施且薊鎮之險年年該修一開行糧之例又恐耗費不貲是又不減於冐破之弊也修邊不動錢糧自某創始請乞斷自虜衰而邊防之費可省其半矣

答司馬楊虞坡屬夷通漢挾賞書

屬夷

挾賞

薊鎮地方仰仗威庇春防將半絕無警報屬夷之類如把總部落今歲犒賞頗得實惠並無二心三月內有屬夷通漢與孛羅漢帶領七百餘賊前到古北初至之賊意頗驕悍指以探子為名不要犒賞名雖不要犒賞其實欲多索也禀報到職職以彼既不要犒賞不必與彼講賞惟在我有以備之況我以主待客彼豈能久持不三五日而彼之計窮矣又據兵備道面禀若不遂所願必要樸捉尖哨勾引外夷職云此猾虜示我以聲也如要樸捉尖哨況尖哨係原養爪

士月食糧二石者。今既不能哨賊。反為賊所哨。其戕也亦安。事出口外。防範難周。將領有何罪焉。任彼殺之在我所損者不過一二人則彼二百年之舊例三千餘人之犒賞終身而不可得也彼子稍爪之在我監禁者。即梟示矣。若云勾引外夷。恐外夷未必肯來。辛愛之與俺答父子也。尚不能相調。況彼調之而肯來乎。不過誘之以利耳。設邊防之無備。地方之有財。而後北虜肯來。非三五萬之衆。不敢輕犯我邊。今我邊設備既周。豈能冒重險以長驅。既不能南入我邊

虜性驕悍。備來糧而不備歸糧。豈肯殺馬而食。斯時也。總不殺勾引之人。亦必掠彼牛羊以歸。此必然之勢也。況勾引之而未必來。來之而未必其搶我乎。搶彼乎。其勾與不勾。任彼爲之。吾不懼也。若彼云北虜之來。我不與中國報信。斯言也。此屬夷挾賞之常談也。在我西哨宣大。東哨遼東。使二虜不來。彼亦無能爲也。連彼亦在我所哨之中。況彼連年所報。何嘗得實信乎。其報與不報。任彼爲之。吾不懼也。傳令與管夜不收官。即以此言諭之。彼見謀無所逞。挾賞之計

竊過二日通漢復來鑽刀說誓乞賞而去內孛羅漢不肯鑽刀此又各夷一剛一柔示詐之道也何足爲慮哉差人追襲遠哨俱各回營去訖自茲以後屬夷聽命再不敢別爲詐謀而挾賞之念漸消矣

答內閣本兵論薊邊衝緩書 薊邊工程衝緩

邇承本兵下問意者謂薊鎮工程緩者以俟秋舉緊要者似難久待再行撫院各道細勘另爲議處一節照得薊鎮邊工先年所謂極衝次衝者已盡完矣今分牆者一處有缺則千里之極衝次衝者既完萬一虜衆臨邊如水奔突無處不

牆無用所以須處處設備也

到衡者既不可入則綏者必在所攻至此則衡者變而為綏綏者變而為衡兵無定用地無常形賊之未來也無地不綏賊之既來也無地不衡名雖有衡綏之分其實無衡綏之殊皆不可拘於一定之見者古人嘗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蓋守其所不攻也不攻者尚守而所攻者可知矣今立衡綏之名不過為工程之次第此皆本職操縱之微權又非將士所得喻者總計十路之工可恃者已有十之八九間有一二罅隙亦皆難入之途今歲秋防諒可以盡完矣所

部完者完沿邊一帶防守之地耳而邊外百里之內可修之工未必盡完此工既完之後再將邊外之工次第修舉如張其待兎方可收功又在酌量人力因時驅使不可先言以洩其機恐邊工無可完之期以懈衆人之志此又本職夙夜之所以拳拳者也至於沿邊地方行各道細勘者不止一次委官密查者不下數番辰下撤兵之時若再加查勘徒增勞費而所查者即前查也況兵家之動靜有時而軍士之勞逸當節既議撤兵以休息今又非時而奔走恐下不認

查勘愈多弊費愈甚

令茲爲査勘所苦況査報未畢而秋防又至矣連年各道有自伐其功者往往請官査勘以分勤惰蓋一道止知一道之長而本職盡採諸道之長所以屢請而未應者總委官細勘不過勤惰兩端而已何也薊遼之修原無動支錢粮乃本職鼓舞各軍之力耳其兩防舉劾之疏已盡之矣此外別無侵欺之情冒破之弊又有何項可査之罪乎本職冒玆重任事當臨局中間委曲以成其事詳愼以盡其職凡事之所當爲者罔不極力圖之一應文移之繁心事之苦豈敢

遂一煩瀆聽乎

答內閣本兵修工已完未完書　薊鎮邊工

薊鎮邊工去歲停工之後恐有疎漏不周之處毋干三十里委一官登山履險備查應修之數開報前來以爲今歲督催之計總計該鎮十路之工其大舉之路各修有次第而零騎攀越之地尚多今春查照開報應修之工鎮巡主客將領各照信地及時修繕完報大率薊鎮之工愈修而効愈大有難以已完未完報者先年各邊修工而有已完未完之分者何也所

謂完者其始也計丈尺以算錢糧其終也因錢糧以查丈尺不過完其原估之丈尺原請之錢糧而已其於應修未估之處皆非所計也今薊鎮各路所修之工原未估計錢糧限以尺丈凡可修者即修之此處所修者可恃又查其未可恃者而修之近墻者可恃（薊鎮之險多在邊外出墻塹濠誠爲要策）又查其出墻遠者而修之所以難以已完未完報也使二三年之內前工已成地險已固沿邊百里之外如張罝待兎胡馬犯之必收全功此其所完之所本職一念之忠也鞏固京陵無愈於此豈敢惜一時之

勞而忘經久之慮哉

上內閣本兵脩守哨報書　戰守事宜

竊惟上兵必先於伐謀料敵方可以致勝是雖一時之經營尤貴於萬全之遠慮熹仰承恩命報答無由必滅此犬羊之種而後朝食者職之心也但恐人之忠勇不同而諸將之心未敢必其盡皆如熹之心也而各營中軍領哨管隊等官又未敢必其盡皆如諸將之心也且三軍之衆强弱不同又未敢必其盡皆如各官之心也雖有必勝之策而尚未能收全勝之

功、況無筭者乎、蚤夙夜思惟、可以預伐虜人之謀者、其要有三、一曰有不守之守。二曰有不脩之脩。三曰有不哨之哨。非徃時之舊規皆今日之創舉又恐聞者不得其情而異之不敢不備陳於經國之前、庶廟謨先定於九重、而勝筭可决於千里也、何謂不守之守。竊惟薊鎮地方。密邇宸居、醜虜臨邊、即厪 聖慮較之别鎮、尤為不同、其守在所急也、而以不守為言者何也。兵家之勢、强弱不兩立。數年以來。議守之策甚詳、而議戰之策獨疏、軍氣日益委靡。虜志日益驕

橫。蓋以先立於自弱之地。以決勝於臨守之時。所以守有不足也。今月復以守爲言。是又蹈往年之故轍也。不得不整飭軍伍。專以議戰。一以振作軍士之氣。一以震懾夷人之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也。萬一有警。將戰兵以爲守。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况嘉近月已行諸將。分認信地。邊墻迤外。挑掘壕塹。斬削坡崖。沿墻之上。搭蓋官廳鋪舍。添置砲火旌旗。邊墻以內。練兵秣馬。演營習陣。一聞警報。分投策應。何者而非爲防守計乎。是明議者戰而實備者守。蓋

先立於自强之地耳雖不明言其守而守在其中矣此之謂不守之守也何謂不脩之脩竊惟薊鎮之邊比諸邊尤為緊要若脩邊以為守則三軍倚墻而戰附塹而營憑高臨下為守益固其修邊在所急矣而以不修為言者何也蓋恐修邊之工役既興而往年之夙弊猶存其估計工銀也動以數萬計其起派人夫也動以百萬計若立脩理邊墻之名輒起覬望工價之心勞民傷財莫甚於此况今十路列兵各有信地與其坐食行粮以待敵孰若借此行粮以脩工蓋

因先年所脩者非所守之地春防於西秋調於東是以人無定志效力不專今後使各路之軍防春在於此防秋亦在於此今年修工在於此明年防守亦在於此是薊鎮之邊墻即軍士之舊館分布既有定所則軍士自有定志在將領自為防禦之計在軍士自為防身之計一鼓舞之間人多樂從如設險之功已完再行採辦排木灰石各將所分信地如邊墻有單薄帮補之有該添修者創建之漸次修舉不立修邊之名以滋估計之弊借此防邊之粮以盡修築之實

如此始可盡絕推諉

使春秋兩防之兵年年修之分班次以節其勞逸厚犒賞以昭其懲勸况所修之工即所守之地何嘗有難修之邊乎名爲守邊實所以修邊此之謂不修之修也何謂不哨之哨竊惟薊鎮哨報旣以屬夷爲藩籬必借屬夷爲耳目尤當厚其撫賞結其心志哨虜借於未聚之先報聲息於入寇之時其哨在所急也何謂不哨之哨蓋以邇年以來屬夷變詐靡常無事之時尤借外夷以要賞况有事之時豈肯傾心以先儻若以耳目專一仰寄於彼適中其挾求之私且示

之以虛弱之實其迤年誤事者可鑒矣且各鎮無屬
夷者止於防秋而薊鎮之有屬夷者則四時俱防其
屬夷之不足恃也亦明矣況把都兒之巢穴在宣府
獨石之外黃台吉之巢穴在宣府西路之外擺腰兀
慎之巢穴在大同陽和之外其俺答之巢穴在大同
左右衛之外其土蠻之巢穴在遼東之外使宣大遼
東各鎮無聚結之虜則薊鎮無大舉之寇預遣人於
各邊探之如果諸夷有結聚之形其勢衆者其掠遠
其勢少者其掠近酌量賊勢之多寡以料其所志之

遠近屬夷來報亦當備之不來報亦當備之如外虜無結聚之形其屬夷之虛傳者皆為騙賞計也在彼既以虛報在我亦以虛應中間果有近實者亦量從而犒賞之以示其愚使耳目之聰明不為妖魔之障蔽惟在遠取各邊以得其情不可專聽屬夷以中其詐豈但遠哨外夷而屬夷亦在所哨之中矣此之謂不哨之哨也以上三事皆麤淺陋之見竊恐人之識見不同有曰薊鎮主於守也而薊不主於守薊鎮之邊應修也而薊不主於脩薊鎮應借屬夷以為哨

探也而盡不主於哨探，殊不知不守之守，乃所以深守之也，不修之修，乃所以深修之也，不哨之哨，乃所以深哨之也。不然，議守而不戰，則三軍坐以待敵，及至虜賊壓境，卒然無以為應，外無可恃之險，內無禦應之兵，名之曰守，守之何益。修墻而不設險，則胡騎便於馳突，及至抵墻，然後調兵拒堵，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墻有餘而兵不足，賊猶潰墻而入，名曰修邊，修之何益。不哨外夷而信屬夷，在屬夷則假外夷以挾賞，在哨夜則借屬夷以分利，不惟虛張聲勢，掩

且摧撼軍心。名之曰哨。哨之何益。邇年以來。未嘗不嚴戍守之防。未嘗不興修邊之議。亦未嘗不借屬夷以求哨探之實。而其所守所修所哨者。果皆可恃者乎。惟其所守所修所哨者不可以盡恃。是故需不守之守。不修之修。不哨之哨。正所以除往時之夙弊。立戰守之常規。節今日之財力。爲後日之永圖。俟其兵有餘力。粮有餘積。武備飭而邊圉固。虜勢敗而塞塵清。然後減兵省費。以立千百年經久之策者此也。不然非虜不欵而各鎮入衛之兵不休。邊卒疲於奔走。

財力竭於饋餉將來何止極也議之過計者如此伏乞臺下再加詳議果無滯礙嚴督當事諸臣不必舍近而求遠別生意見將議所議戰守事宜請自聖裁著實施行京陵幸甚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金沙周 鍾介生 參閱

劉帶川稿

書 劉 燾

上內閣本兵議處宣府屬夷色振等書（議處宣府屬夷）

防春之工備行各路查明類 奏其將領俱應舉劾以昭勸懲今歲之工初創甚難原未 請給分巔錢

獵恐人衆鼓舞不齊或屬夷近邊爲害不暇修濟所以原題止於挑壕搭舖者慮其行之有所不逮也豈期仰仗　皇上威靈屬夷自倡爲搜山之議捲幕遠徙將士懲其往事之失修守盡心是以所修之工皆浮於原題之外今所報者皆工程之大而瑣屑之工又不減於所題之數也備將各路細造文冊咨送該部可查其在今日人心始憤率多樂從而將來成功可必也何也爲主兵者知其各兵雖散而前工猶存相勸益勤在客兵者知其所修之工即其所守之地

而效力愈專。若再量行奬賞。使年年修守不息。或者
薊鎮量有所恃矣。惟有黄花鎮一路。自鷂子峪迤西。
係　陵寢禁山。未敢興工。所恃者賴宣鎮爲外藩。倚
林木爲内險。但宣鎮夷人色振等。踰宣鎮四海冶而
乞黄花鎮之賞。由渤海所而東。漸近石塘嶺之开連
口矣。看得此夷。既係宣鎮撫賞之夷。豈可越宣鎮以
乞薊鎮之賞。則薊鎮之夷。亦可以乞宣鎮之賞矣。此
開倒失之於其始者一也。况此夷與薊鎮屬夷。往往
盜馬搆隙。多不由屬夷住牧之地而來。皆踰宣鎮四

海冶而至使四海冶未有墻之先其來也固不可遏（此當宣薊分界之中近來徃徃為虜所窺四海冶宜增重險）今既有墻之後復越宣鎮之墻以乞薊鎮之賞此其理之不可縱者二也。况　禁山之後止倚林木為險。我得即為我之利彼得則為彼之利訪得此夷。今春已潛通北虜萬一宣鎮不可恃。而薊鎮之險又為彼之所盡識矣。此其勢之不容者三也。茲欲設法以禁之。緣係徃年之舊規將欲因循以忍之。恐貽他日之後患。為今之計必如之何而後可。自予計之查得色振等之乞賞於薊鎮者每年春秋二次。大率費銀不

過二百餘兩。合無毋過該賞之時。不必令彼前來。備行黃花鎮參將。約會永寧參將。前赴四海冶。就彼公同行賞。此其一策也。或者約筭一年之賞。用銀若干。就將前項撫賞銀兩。解發宣鎮。聽彼徑自處分。不許放赴薊鎮。此又其一也。庶撫賞之恩不廢。而險夷之勢莫測。使在彼不得借撫賞以逞奸謀。而在我亦可以因撫賞以絕後患。此蓋爲 陵寢先事之慮。防夷人不測之心。守昌之託。無踰於此。如果 禁山之備再嚴、則該鎮益無可投之隙矣。非敢過爲節省以生

異見。一得之愚。不得不上陳。

答内閣兵部議處屬夷伯顏打頼投降書議處屬夷投降

承問伯顏打頼之夷情。與宓道以西之邊備。均爲薊昌急務。看得伯顏打頼。既背北虜辛愛而來。茲時二虜欲和者。其情也。而不能相和者。其勢也。何也。自伯顏陰順辛愛之後。連年爲宣鎮之擾。皆此輩爲之前鋒。今既相忤而來。不免散彼之黨。損彼之勢。在辛愛實欲伯顏之復回。其在伯顏。既背辛愛而來。意在投入我邊。借中國以爲援。今不遂所欲。又恐辛愛之仇

殺晝夜隄防勞苦萬狀不如仍與辛愛相和。可息後患此二虜欲和之情也使伯顏彼時止率衆而逃。不殺彼追趕之虜。不盜彼馬獸之類。則其復回也亦易。今自知其結仇之深。辛愛雖多方召致。又恐有其協從。戕其渠魁。此伯顏之所以誓死不歸也。縱使辛愛復與彼盟。以全舊好。則前日殺傷之處悉與伯顏為仇。伯顏雖不死於辛愛之手。而牛羊馬匹。即為羣虜所奪矣。所以欲去而不敢去。此二虜不能相合之勢也其在伯顏為目前之計。日修山險以為自防。則其

此得虜情

志可識矣。夫伯顏不合。則嚮道已絕。所以辛愛不能爲薊鎮患。伯顏既與辛愛爲仇。必以　中國爲恩。豈敢搆隙於兩地。此伯顏所以不能爲石塘嶺之患也縱使辛愛不釋前恨。必欲報復。則必西連諸虜。東調屬夷。而後其志可逞。況此非辛愛之所能。其在薊邊。亦未有不知而志備者。縱使能糾衆而來。則伯顏牛馬約十餘萬。亦足以飽其欲而遂其志。在我邊嚴以待之。亦可以保於無虞矣。使伯顏終於不歸。則辛愛終不敢犯我之邊。何也。伯顏既與辛愛爲仇。即我之

伏兵也、辛愛雖強、豈能越他人之境以長驅乎、其在

伯顏之可進可守、經之亦不須助之、誠通論也

今日二虜相持、在彼則為害、在我則為利、在伯顏之勢急、在我之勢緩、惟在察伯顏之動靜、料彼情之順逆、嚴撲彼之禁、盡撫夷之常、其成敗利鈍、任彼為之耳、旁觀過計之憂、恐非當局者明確之見也。

答元老宣薊併守南山書　併守南山

此書與近日宣昌之事有合

承諭居庸以西邊牆較之往年頗為可恃、不知宣鎮又倡為併守之說、如果昌鎮自揣單弱、冀宣鎮以為併守。猶之可也。今昌鎮不問其不備而宣鎮自倡其

說是捨巳田而耕人田棄宣鎮以守昌鎮中間必有其故矣如果的有成筭何不經畫于虜人之初而議論於工成之後此皆謀身之術而非謀 國之忠也萬一虜寇臨邊則宣鎮之將必潛躲墻內一以邀堵截之功一以遂退縮之計當戎馬倥偬之時糧糗未備出入難防是豈昌鎮之利哉若以爲聯墩沙土難以修築況昌鎮所守之內口即宣鎮之外口相去甚遠者不二三十里其水口山形處處相同又何有難成之業哉若使併守之議行不惟自棄其宣鎮是又

乘昌鎮之外藩也抑果爲南山之利哉

答兵科歐陽栢菴議處屬夷求救書 議處屬夷

予竊料伯顏打賴之與辛愛天生夷種氣類相同交易結親勢所不免但犬羊之性無常喜則相聚而食怒則相噬而散其合也不能强之離其離也不能强之合據其勢而論之夷狄相攻者中國之福而相和者非 中國之利蓋和亦寇不和亦寇乃虜人嗜利之心來亦備不來亦備實邊臣禦虜之要此時欲使打賴之不與辛愛和則沙漠往來之境豈文法所

能關防而犬羊變詐之情又豈哨報者所能逆料其在今日不當究二虜之和與不和惟在於審各路之備與不備而已或者謂二虜之和大為邊防之患斯言未可信也使打顛從來未與辛愛和而相和自今日始是誠可憂也自庚戌之後打顛之與辛愛携家而處者十餘年矣偶因一言相忤遂背辛愛而來其彼此子女之親尚牽絆未絕安知氣平之後又不復相和好而去所以前日彼之求救之心雖切効順之情頗誠而不敢輕於轉達 廟堂者有見於夷情之

詐能保其今日之來而不能保其他日之不去其在我邊不過盡撫處之常嚴捕殺之禁察打賴順逆之情為邊防緩急之備其和與不和任彼自相攻擊而已邇來各路之報有謂二虜相和者有謂二虜未和者中間未必無因此皆出自屬夷之傳言所謂和者欲挾外夷之勢以要沿邊之賞所謂不和者以安中國之心遂住牧之計此皆疑以傳疑原非定見前書所謂二虜欲和者情也其不能以驟和者勢也其久而必相和者亦勢也總使相和之情如昔而為邊

防之患者恐未必得遲如往日也此小子一得之愚亦非遠大籌邊之見、併將原上相公書稿抄謄呈覽、

上內閣本兵分別巡撫議用步卒書 議用步兵

准兵部咨該順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溫題稱要將十路挑選步兵三萬分為十枝設添十都司統領、俟賊潰墻以為策應、給與破草細料、量給酒肉以資健步、雖無及於防春、猶及於防秋、不可自棄以狥敵等因移咨前來會同撫鎮衙門將前項事宜從長酌議務求穩便、經久可行、會題前來以憑施行准此、看得巡

撫所題挑選步軍每路多者三四千名少者亦不下二千名由是觀之不但未知邊軍之數亦未知邊方之情者也查得薊鎮軍數除標下遊兵之外總計十路之軍止得五萬三千六百有餘此係四十二年舊額之數其四十三年傷殘之數尚未開除及查本鎮已有副參十員提調二十員守備五員把總四員統之以為官多軍擾差撥不敷除守墩架砲出哨尖夜等項勢所必用尚有沿邊應守大小關營城寨三百三十四處以為地廣人稀防守不足請憑數之以終

其說可乎查得第一路石門寨邊長二百餘里本路官軍七千一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三十三處見有叅將白文智守備趙雲龍提調王廷棟等共五員管之第二路燕河營邊長二百三十里本路官軍六千六百八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二十六處已有副總兵傅津提調褚光祖等五員管之第三路太平寨邊長三百四十餘里本路官軍九千二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四十一處見在叅將時鸞守備羅端提調劉經等七員管之第四路馬蘭谷邊長三百二十餘里

本路官軍九千九百有餘應守關營城寨四十四處見在副總兵袁正提調鄭賓等六員管之以上四路軍數尚有六七千以至八九千者近該鎮巡挑去尖兒手將及四千已為拆離補實地方已稱不便矣及查第五路墻子嶺邊長二百里本路官軍二千有餘應守關營城營一十四處見有叅將戴恩提調田貢等三員管之第六路古北口邊長二百餘里本路官軍三千五百有餘每名派定地方應守關營城寨四十七處見有副總兵郭琥提調朱紹文等四員管之

第七路石塘嶺邊長二百四十餘里本路官軍三千七百七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二十六處見有叅將劉國提調褚璋等三員管之第八路黃花鎮邊長一百八十里本路官軍二千五百八十有餘應守關營城寨一十七處見有叅將申維岳守備邵良提調姚允中三員管之第九路居庸關邊長一百五十里本路官軍三千八百八十有餘應守關隘口谷共三十八處見有分守宋希郊把總孫承爵等三員管之第十路鎮邊城邊長一百三十里本路官軍三千一百

有餘應守臨口嶺城三十八處見有參將謝廷相守備濮東陽張爵把總張東等五員管之以上六路軍數不過二三千有餘再查此項之軍即各路守墩守口守關守城出哨通夜並參將所統摽兵皆在此數若再㑹路挑選二三千添都司統之則前項副參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所管何事若分班統領既屬於參守又轄以都司軍令何所聽乎且薊鎮與別鎮不同以守爲上中間所陳方畧不言拒賊於未入之時皆言收功於入境之後殊不知防秋事急並以客兵守

邊擺墻尚有不足又有分布於鄉村城堡之力以成遊擊之兵乎請所以議步軍言之況北虜之戰惟憑其騎射非盔甲不能當以步卒而帶盔甲兼以器械之在身果能日行百里乎欲追隨虜騎非馬不能況中國之馬與胡馬已知其不能當矣而必於用馬者何也不過馱人與盔甲而行見賊雖下馬步鬬尤借馬力以爲戰也先年本職在江南與倭戰曾繞披甲之步卒出城不及十里而各卒已疲欲棄甲則不敢川浙之兵每不用甲古制必用甲亦車戰也欲前進則不能此皆已試之跡也即欲挑選步卒爲

馬步相兼之制。亦不必另設都司。見今已將遊擊之兵有馬者立為馬隊。無馬者立為步隊。獨非策應之兵乎。況營司隊伍之制。亦非信口亂談者也。假如三千一營。必步隊二千。馬隊一千。何也。蓋以安營之制。（明於兵法之言）外一層用步隊。每面七隊。四面四七。已用二十八隊。第二層馬隊。每面五隊。五四用二十隊。此共四十隊。又有十二隊為中營。此三千一營之制也。蓋因數立營。奇正相生。馬步相兼之制。古今不可易之法。此又非俗將之所能喻。文士之所能談者也。若用步隊其

營司之制。亦猶前耳。況澤潞步軍。至今稱最。孰謂步兵不可用。況薊鎮山險。尤宜於用步。地形者兵之助。又豈敢不因形而制勝乎。所謂用步者。蓋以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適若爭先趨利又非步兵之長也見今各參將提調將所管官軍把守隘口。防護營城。分布關隘。修守哨瞭。孰非據險守要。先處戰地以待敵。法古人用步之意乎。今若聚於適中之地。統以都司之官。用爲應援之師。恐勢所未能也。在都司未得其實用。而遊擊又爲之虛設矣。請以所議錢糧言之。查得

步爲正兵騎爲奇兵自古而已之

沿邊倉場糧料草疏、屢奉　聖旨切責、至今尚處辦不敷、而所屬州縣驛路大堡俱要備之、不知有無倉場、可以積貯、錢糧可能繼否也、其破草細料熟食等項。先年周尚文在大同時、與管糧有隙、故爲揹索之計、原非公平之法、見今大埰積草、臨事猶闕支不及、大斗分糧、臨倉分散不周。熟食豈久貯之物。細料豈經常之法、彼時糜費錢糧不貲、臨事俱無實用。此本職在宣大之所親見者也。近日通州草場、連年不支、損壞數多。官商已告困矣。不知破草細料、熟食尚可

行於今日乎。本職在延綏時每放烘炒。軍不願領。蓋以日久浥濫。委不堪用。其軍門又以烘炒爲急。上下之情不通。本職調停於其間。每遇軍士出征。先問出征幾日。該烘炒幾升。約用官銀幾分。先一日折銀與（此法最便）軍士。或餅或肉。聽彼自買。在三軍得烘炒之實。在地方免烘炒之擶。在倉攢免浥濫之災。此亦簡易而甚便者也。如有緊急聲息。此法行之於薊亦可也。大率添將而不添兵與無兵同。況無兵而添將。在叅將則欲其守邊。在都司則欲其操練。十羊九牧。軍士將何

所適從。軍令將何所歸一乎。目前見任將領一應衙門公用。尚且無處。而科派之弊。竟不能革。今十路又添十都司。其占役之人。公館之設。紙劄之費。又將何所供給乎。此又非本部之所能爲也。況已前條陳之事。補練條守四事。未舉行者尚多。今又復而條陳之是以虛文而悞實事也

上內閣諸老與虜大戰收功緣由書 分別勦 逆戰功

茲者灤東之役。仰仗天威得獲前功。中間接戰之由謹具實以告。其一大戰於撫寧之南者。非兵之强。

敢與虜戰。使彼時虜在其東。兵在其西。猶可爲縣內退縮之計。緣以大營誤陷於虜寇之中。四面皆敵。雖欲逃之而不可得。戰則生。不戰則死。此其兵之所以不得不與虜戰。而李世忠告急者。即此時也。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此也。二其戰於平山之東。緣以虜人保生所掠之物。以圖全利而歸。前爲溝澗所阻。後爲大兵所追。既深入重地。戰則利。不戰則害。此其虜之不得不與兵戰。所謂陷之亡地以圖存者此也。其三戰於榛極崖等處。緣以新集之兵而擊惰歸之寇。際

其出境之追而爲半渡之擊。彼之首尾。自不相顧矣。釜遊之勢已成。怒轍之威何逞。縱兵四出則軍氣强而虜氣弱。將士孰無樂戰之心。一鼓成擒收功必矣。所謂三軍樂戰、戰無不勝者此也。此其三戰之實也。中間又有薊遼擾功之說、乃兵家必有之事、武弁自伐之常、此蓋不待戰勝之後可知也。以軍情言之蓋以遼可乘而乘者也薊兵欲乘而不能乘者也本職所領西路新調之兵。不問其可乘不可乘而必欲乘之者也何也失守之罪在薊。入援之功在遼其出境

之久速。搶掠之利害。在剿而不在遣。機可乘則戰之。機不可乘則避之。所謂可乘而乘之者此也。在剿則剿麻之災。逐之惟恐不速。奈氣衰於入墻之時。力竭於被圍之日。相持於四五日之久。奔馳於數百里之間。雖有可乘之機而力不能乘之。所謂欲乘而不能乘之者此也。其本職親領新至之兵。千里遠來。不遇賊則已。遇賊必欲一戰。所謂不問其可乘與不可乘而必欲乘之者此也。此其各兵之情。本職預籌於未

總見余功不專於遣

戰之先。所以將遣兵另立一營。則其情可識矣。以賊

勢言之。及其分兵進戰之時。前賊知其兵已西來。所以移營東向。則賊必重西北而輕東南矣。所以分布之時。將精銳而堅者。備諸東南。以疲之。而瑕者當諸

所謂軍之堅瑕變於須臾也

西北。幸而前賊先犯東南。正中其堅。至是則堅者既堅而瑕者亦堅矣。是以勝之。使當時先犯西北以攻其瑕。不惟瑕者既瑕。而堅者亦堅矣。本職恐恐然催督于諸營之後。尚不能知前鋒之犯者堅乎瑕乎。雖度其情。審其勢於未戰之先。而不能必其勝於交鋒之始。兵家勝負。豈易言哉。故曰勝敗者兵家之常。今

幸而勝之遼曰遼之功也薊曰薊之功也是何好勝之心哉使戰而不勝咎將誰也本職叨任總督之寄薊即遼也遼即薊也又何有彼此之分所以論功挨日而叙惟道其實而已進止機宜又非疏內所盡言者至於大捷之後驗功過嚴此皆予所性之偏中間又有造飛語激王掌科以爲落井投石之計者此又予自致之尤也

答內閣本兵議處屬夷及客兵行粮書 議處屬夷客兵行粮

承諭三事其一爲屬夷遠遁欲召回巢以示恩威其

情得通近據各路差去尖哨在各夷營內住哨其情未嘗不相通但東邊一帶譎詐要賞者皆由夷酋影克前日一片石之事報之者係虎秃罕男討例差伯顏來報而主之東掠者實影克也明使伯顏報犯冷口以分其兵暗犯一片石以遂其計自正月初間影克已帶屬夷七八百人久住義院口之外是以遂有一片石之事也其報信之的者非影克也乃石門寨尖哨傳保二等自頭目長秃營內親見其詳逃走而先報其次張才親見賊勢南行自文智始將兵而東

原非影克之力也。除傅保二等每名先賞銀三兩候欽賞到日再從而厚之買辦段疋行白文智令傅保二等送入原報屬夷長禿營內以示恩信近日影克又借把都兒祭神之事沿邊索賞訪得把都兒或有時而親來或有時遣老小而來今歲之來尚未知把都之眞僞也即明言以希賞是挾之也前日所以下令諸將搜山剿賊葢知其詐耳一以飭諸將之心一以速把都之回一以破屬夷之姦亦非別有所圖也是以影克逃走看得影克陽順陰逆彼之情也是勢

羈縻我之法也若差人招徠彼勢愈張是自示之以虛弱也惟來則應之去則不追而已一片石之賞當厚賜原報之夷而影克不當與焉其二浉客兵行糧料草所宜加厚照得兵馬出征行糧料草理所應得豈敢不給本職到任以來并無調遣出征止有前日一片石之報事出倉卒薊東一時以糧草未備或者折色銀兩又為將領扣留承相公之命通行查處某處某日未給糧料逐一查補或僉攢㨂索或將領尅留通行懲治以後調遣諸兵隨帶折乾銀兩緩則隨

倉關支。急則照日折筭。但恐將官內多不才。恐三軍又不得蒙其實惠也。况各兵空日錢糧行營不支者。回營之日。亦照日筭給。此各邊之通例也。折乾銀兩。半給於軍。半入於將。此又各邊之通弊也。折乾預給。（此雖便於將恐倉儲邊隅粮梁無從和買何以處之）但司錢穀者。免指勒之謗。司軍旅者。免缺乏之言耳。俱如來諭施行。其三為防春官兵。照例查給行糧。照得薊鎮防春官兵。今歲自正月上邊。兼以修理工程較之往歲頗劾勤勞。緣非防春之時。且係各軍自爲防守之計。是以未給行糧。自今三月將半。時値春防

之期。例該支給行糧之月。且修工劬勞。尤當優恤。相應查處。已行鎮廵管糧各道。自二月十五日爲始。凡赴邊官軍。查照舊例。分別地里遠近。備查在邊的數一體支給行糧。借此防春之糧。急爲設險之務。候防春畢日。照舊住支。將近日發給修工行糧底案。一併呈報。庶好事者不得而議之也。

上內閣司徒議處薊東錢糧書　議處薊東錢糧

竊惟戰守者。禦戎之上策。兵糧者。邊方之急務。仰賴聖君賢相在上。賞罰明信。而一時將士。罔不革去舊

習以圖報稱秋防不遠其一應戰守事宜已有春防舊例就中量爲斟酌損益使大小將領再濟以勤慎而薊鎮之事諒可保於萬全矣至於錢糧一節屢奉
明旨督催其在密昌二鎮者主兵之糧遵照月不過五之例雖未必人人如期諒亦月月告完革除軍士之虛冒通融倉庫之本折俱漸有條理矣惟有薊東四路主客錢糧徃徃告乏推原其故葢以本折之議不定而軍士之情不平彼此觀望多致躭延此其一也免支之法倉攢之積弊已深上下通同㩁而爲奸

倉廩空虛。此又其一也。邊鎮宜各處分立倉廒一便於搬運一以便於支給彼時燕石二路議改折色者不計錢糧之盈歉。惟論道路之遠近。不思銀米之價。有時而低昂。惟知本折之數。可以因之那借。及至今春會計主兵錢糧、又未增入。二路折色銀數、止照先年舊額奏 請、每遇放糧之期、在燕石二路盡索折燕石二路近邊左當衝永易於得大故也色、則銀已爲不足。而馬太二路、又比例陳告。所以司餉者無以應之。往往二三月而軍士不得蒙月糧之惠也。查得各州縣起解邊糧、實出實入、乃其制也、而當時立免支之法者、其意蓋欲取便於軍民。殊不知

解戶倉攢通同作弊，雖有月報之虛數，實無入倉之糧草。春初有軍士告缺月糧，即批行管糧衙門查給。及至管糧衙門回稱軍士月糧已坐派某倉，係軍士之捏詞。又不免批行將領之查究。及至將領又回稱雖坐派某倉，差去軍士關領，皆係空倉，原無米石。看得司餉者之坐派，必憑倉庫之實收。今各有推諉，其弊必在於倉攢矣。又不免批行兵道從實追問。且容

此文援推諉之可恨妙所於変也

雲去薊東頗遠，文移往來，動經一二月，而錢糧尚處分未明，況遵月不過五之例乎。中間又有奸軍通同

解戶倉攢不免（此皆軍資所致）本月之新糧且免往日之舊帳。在軍士幸於舊欠之可完。在倉攢利於長例之不少。在解戶免於指索之得計。所以有倉無糧虛出通關者。不但一處為然。積弊已久。干礙人衆。恐峻厲之劑亦難以驟施。司兵司餉者。往往爭辯不息者。職此故也。及查薊倉漕糧。尚有八萬餘石。軍士猶以缺糧為詞者。是豈錢糧真有不敷者哉。皆以處治失宜故也。近日戶部議於永平添主事一員。以救目前之弊。蓋不難於添官。而難於足餉。行撫各道議呈。止論其官之應

設。而未議及糧之難處。不過為各有攸司。彼此得以推諉故耳。其於糧餉竟何益哉。中間又有謂燕石二路已題准折色、難以更改、意欲減去漕運之本色、增入二路之折色、是亦權宜之策。大率邊方之地。萬一年穀不登。辦銀固難而辦米尤難也。查得延綏大同。改本色為折色。至今米糧告匱者。其事俱可鑒也。又有謂欲給燕石二路本色、將漕糧五萬運至永平府、以便關支、請戶部加添腳價、恐加添腳價、其勞費又不貲也、蓋以其始也惟知取一時之簡便。失國賦之

常規。初議似有可觀、所以致遠、則泥矣、更不知倉塲

亦須變通

建置之始、遠近已有成規、將士已無異議、二百年來何便於昔而不便於今、止因輕於更張、本以惠軍反以累軍也、每與各道商確、在先任者含互無以為應、在新任者查理未得其情、經今半載、竟無長策、今欲將燕石二路、仍復本色、况題有　明例、兼以三軍之情、增之甚易、減之甚難、若盡給折色、不惟各路之情不平、抑且銀有不繼、再查舊例上半年原係應給本色者、必不得已、除將永平地方民屯本色就近關支

者、可足燕石二路兩月之用、其餘四個月、給與兩個月折色、以全新題之例、以慰軍士之心、仍給與漕糧兩個月、以存軍賦之體、以平各路之情、其馬犬二路亦不許比例陳告、但於銀米之數、上下之情、尚查議未的、未知其允協否也、永平道與薊州管糧者、俱到任未久、再與從容圖之、其要在於革弊、其本在於務實、久而可以漸次調停、恐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盡刷也、甲兵之畧固難、而錢穀之司、非專科者、豈易言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金沙周　鍾介生　參閱

劉帶川稿

稿　　劉　燾

總督閩廣初上本兵剿撫曾林二寇書

勦撫曾林二寇　此時廣東巡撫爲熊桄初撫福建巡撫劉金俱都澤民也

本職於四月二十一日已履任矣、訪得嶺南之寇、其嘯聚成羣者、不可勝紀、而所向無前、諸將莫敢攖其

鋒者惟曾一本林道乾二寇而已破軍殺將掠地攻城稱雄海上今已多年茲欲建蕩平之績若視之太重則重敵者無成功視之太輕則輕敵者多敗況曾一本飄泊海外風濤之險惡火器之利鈍島嶼之穴窟皆彼所素長今將未練之兵而擒必死之寇輕舉妄動此繆參將輩之所以見擒於敵也其在今日鄙人奉　命尊征若不審度彼已之勢較量於長短之間少有疎虞傷重損威關係匪細自予忖之曾林雖二草寇亦當以名將待之而後可成擒也何也昔者

司馬懿之待孔明也則無勝策亦惟以糧計之雖六出祈山竟以乏糧而退況㑹賊之在海上糧餉有限使吾接濟之禁嚴則人多而食有不繼人少而力不能支使脅從之誅寬則求生之黨散而彼此之心離兵法所謂策彼所短用我所長者此也不三兩月而㑹賊不成擒者吾不信也昔者韓信得齊請以假王而張良附耳躡足即以真封之今林賊挾㑹賊之勢以乞撫正韓信王齊之時也即當以撫應之俟㑹賊既平之後如果傾心向化待以不死以全軍前之信

亦可也。倘或反側不安。再爲雲夢之舉。亦未爲遲也。不然。使二賊合謀固志。併力以抗王師。則閩廣恐無寧日矣。兵法所謂伐敵人之交者此也。曾賊旣擒之後。而林賊不授首於麾下者。吾不信也。予之所謂待草寇以名將者。蓋以此耳。若不決機於未戰之先。而浪戰於風濤之內。臨戰求勝。雖勝亦倖也。而況未必能勝乎。玆蓋智將勝而後戰之略。嶺南平定之機。其陣前進止。固難預擬。而取勝長策。不得不爲之素定也。

再上閣部諸老討平嶺南賊寇書

討平海寇

嶺南地方去京甚遠事多寡實其山賊之嘯聚海寇之流劫不止曾一本林道乾諸賊而已目前所用之兵新集未練紀律欠嚴是以潮州有候知府之羞慙州有周雲翔之變其狼兵則調遣後期老弱充數賊勢軍情大略可知本職冒茲重任非不欲滅賊朝食以對 上下之望顧嶺表時勢如此必須乘機搆會謀乃萬全若不較量於彼已之勢以定撫剿之機則

嶺南奸民

亂民如繩解紛尤難至於山寇不難於平作亂之賊

毋養賊以為患告計也

勢而難於定喜亂之人心必先省諭而後可以進兵亦惟分別善惡以散其黨用賊攻賊以消其勢擒其首惡以正其法撫勦並行以求人心之底定而已至於曾賊不慮彼之能戰而慮彼之能逃況閩廣夾攻道里有遠近風潮有順逆將士有主客必先會兵而後可以進戰使曾賊不逃而戰則兩省之兵力既齊而一鼓之全功可收如果海面江洋則嚴接濟之近覔勦從之誅況颶風時作船隻日見其損壞硝磺不繼火器日見其銷毀粮食不足黨類日見其散亡雖

智者不能為謀而況區區之一曾寇乎但恐逃遁出海不免合兵追逐使彼奔走不暇虜掠不得久而食竭亦亡但恐海外之戰不免曠日持久彈力費才而收功頗遠其在今日惟在裕粮餉以足兵食厚賞格以作軍氣仰伏　皇上威靈　廟堂指授而海邦之寧謐可期也

約會二省巡撫破將官退縮書　論將官退縮

自古海上之戰全仗風潮今進戰之令屢下而諸將乃以風潮不便為詞塗巡撫所報王詔居西南俞李

居東北㞳下西南風多賊之不能近詔猶俞李之不能近賊也果如所見若必待東北風而後戰是利於俞李而不利於王詔也二將亦當乘潮順浪風便則行不便則止十數日之内自可居賊上風約王詔之兵而共擊之有何不可何必株守東北以待風焉言於待風者非待風也待賊遁也若東北風發賊必乘風而遁曾賊開洋之時乃諸將進兵之月何也此賊一遁船隻大小不同篷桅新舊不一人心渙散不齊中間有從者有逃者有奔走不能前者我兵自後追

不戰若居上風如鷹隼之盤鳥從

驅逐之兵可用尾擊

合勦之師安可進送

之擒斬數百勢所必有如果 天心厭亂曾賊打入
此網亦未可知萬一所謀未遂跳浪出洋其前功亦
足一捷之報而曾賊有死亡未的之傳且爲諸將完
此日前之一着耳其餘又作第二出也故曰諸將之
待風非待風也待賊遁也若使賊遁西南近則高雷
遠則安南縱使諸將追至安南斬之則耳目聞見之
所不及孰肯信之若賊走東北近則閩中遠則浙中
皆係中國之地隨處有接應之兵果能擒斬則廣福
當事者未暇知而傳者已達 都下矣故曰乘潮順

浪居賊上風不惟賊不能逃而成功可必矣以大勢論之與其追勦於旣遁之後孰若夾勦於未遁之先看得曾賊二次東犯求遂所謀其勢可知矣使諸將同心協謀併力夾攻集此諸將之兵力乘此一鼓之氣機而蕩平之績可立待也若必俟賊之遁而後擊之彼前此後參差不齊島嶼大小停泊不便其戰也未必如今日之夾攻其追也未必如今日之齊驅不過延捱歲月以免鋒鏑之危而已若以食筭之況彼到處則掠因粮於敵我兵一米一粒仰給於官追逐

愈遠糧運益艱兵憚於遠征氣竭於三鼓其成敗利鈍未可知也故曰與其追剿於旣遁之後不若夾剿於未遁之先使賊走西南不如東北者非無見也況此舉在廣中造募船兵可謂大舉在閩中亦謂之捲土重來矣若不際此時以滅此賊聽諸將以襲舊套縱賊而逃本院部責任之重罪自難諉各撫鎮經營之勞又置之無用之地耳當以此論諸將一以破其覬望之奸一以考其制勝之略若曰錢糧不足在福省則福省支給在廣中則廣中支給凡有借貸銀兩

通候事寧之日本院部一一奏請補還庶免臨敵不致缺乏而軍士不得而推諉耳煩爲省諭諸將協謀共濟庶 九重之望不孤而三軍之罪可免也不然國典俱存孰敢輕貸

答熊鏡湖自悔誤用王詔書 易將

承教謂王詔居傲抗令退縮不知彼時 臺下何所見而以兵權付之其在今日大事幾於垂成臨敵難以易將標心追悔將何及乎邇來 令牌已三遣矣而詔屢請郭成以自代則其志可識矣況閩師久徐

進戰至三廣兵不來終有後詞萬一曾賊西遁而王
詔非見任之將抑將誰執其咎乎　臺下付託不効
不得不為之慮為今之計亦惟嚴督郭成挑選精兵
速夜登舟以濟目前之急再將　奏帶諸將發潮以
助陸路之戰出此別無長策也愚嘗謂天下之事毎
同形而異情而好勝之心多遂非以文過且如臨陣
退縮者與相機行兵者同愛之者不曰退縮而曰相
機忠勇者與輕率寡謀者同愛之者曰忠勇憎之者
則曰輕率愛憎之口易罔其是非之實雖至明者莫

能辯也。鄙人從事如軍中者三十餘年矣。大率鋒鏑

耳若李扶條陳又不當以此論也

之下，死生係焉，人生至愚，孰無機心，借口於相機者

多而輕率以直前者少，所以兵家之事，取其勇不取

其怯，與其進不與其退。不然使諸將彼此相機，則先

登陷陣者，屬之誰乎。其推諉敗事，莫甚於此。惟在

臺下鼓舞人心，以成夾攻之勢，庶免貽笑於閫中可

也。雖然，街亭之敗，孔明尚誅於馬謖，況曾賊入彀計

月可以成擒，　臺下勿過疑也。近已下令王詔，如果

誤事，即當軍令斬之

此論其常

上熊鏡湖議處林賊書　議處林賊

適聞臺下有事於林賊乃鄙人之所至願但恐用兵日久師老而卒怠曾賊已擒功成而將驕况事未舉而機已洩兵未集而賊先逃恐非兵家之勝筭也如取此賊或以力或以智必預定而後可以施行所謂以力者乘此兵船既集諸將未散機不洩而密擒之此其一也所謂以智者乘其有功之後令彼散其黨與分其船隻隨綜剿賊擒其首惡宥其脅從此又其一也故兵法謂智將勝而後戰敗將戰時求勝雖

勝亦倖也而況未必能勝乎今不決機于未戰之先率爾妄動倘不如意撫之則疑不釋剿之則力不勝是又遺地方之大患也況此賊前日用之今日勦之雖小信不可拘恐觀望者衆也且曾賊旣平兵威已振此賊雖不敢必其爲善而目前且不敢爲惡從容以伺其變再爲妥帖之遊未爲遲也務使兵出有名事乃可濟萬一輕敵僨事撫剿俱失不免爲先聲之累。

上閣部諸老蕩平曾賊始末緣由書

茲者仰仗　天威震疊、　廟堂指授、厚賞格以作士氣、發　帑銀以充兵食、是以文武同心、將士戮力、卒致元兇授首、黨類蕩平、其爭先効力者、固諸將之功、而成功之由、惟在於嚴接濟之禁、寬脅從之誅耳、惟接濟之禁嚴、則食米硝磺不繼、而賊勢日見其坐困、惟其脅從之誅寬、則彼此離心、而零寇日見其奔逃。且我兵多戒備以防衝突、先立於不敗之地、賊三犯而三挫之。所以一兩月之後、賊之不敗者、無是理也、往時非不嚴其禁以散其黨、不過行文曉諭而已。今

乃知其力未

福建巡撫駐於漳州廣東巡於潮州游上兵船星羅棋布。對壘相持其接濟雖不禁而自不通區區猾寇

徒禁後済亦支吾也

所謂裹無粮糗外無救兵雖欲不死不可得也彼時不慮賊之能戰而慮賊之能逃使曾賊初聞兵至即跳浪出洋雖云追剿於海外其成敗又未可知也惟其戀巢而戰則再戰之後船隻損壞已過三分之二而食米無半月之資硝磺無始戰之全船隻無再修之力。三戰之後雖欲逃走其勢自不能逃也是以首惡就擒殘黨蕩滅其始也俞大猷李錫挫其鋒於先

其終也。乃郭成王詔收其功於後。名雖有先後之殊。而實相濟以成其事者也。中間或有因進止之先後。不曰風潮有順逆。則曰我勇而彼怯。或有因成功之大小。不曰攻敵有堅瑕。則曰我強而彼弱。此皆爭功好勝之心。皆非公平正大之見也。大率常人之情。其未勝之先。皆曰賊之難擒也。其既勝之後。皆曰賊之易擒也。至於未戰之前。審難易之勢。而預定其勝敗之機。未嘗多見其人也。凡功出於己者。則揄揚過其實。功出於人者。則詆毀失其真。至於成功之後。忘人

名將之風有所希見

巳之勢公是非之心者亦未嘗多見其人也常曾賊未擒之時在閩則云王部之不來在廣則云閩師之不齊及至收功之時閩師何嘗不齊王部何嘗不至哉此皆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者今欲據二省之咨而類　題之則文移不免於太繁若照二省之論而分題之則議擬各有所偏重不得已採其大略另具一疏以見奉　旨夾剿之意耳謹以稿奉　聞

兵備浙江上督撫陶宅進兵書　勦倭

常州寇未欲戰為趙司空胡梅林所促進兵大敗身

聞此殘倭久據陶宅是蓋欲逃則不得大兵雲集欲

掠則不敢指日成擒可立待也但兵以多算爲勝師以萬全爲强若虛實未審進止無方不免亂軍引勝則鈍兵挫銳鼓舞三軍之氣尤難將弱兵如扶病人緩行猶可勉强急之則寸步難行況彼久鬭之寇戰之則生不戰則死據險守要以主待客其勝負之機自有不同雖然韓信之智必左車之計不行而後可以下井陘若籌算得方雖項羽之勇終亦授首於垓下何憂於凋殘之零寇乎但本道昨晚方臨地方尚未及一日即令催促進兵想　廟算已定不敢强聒

然一得之愚自當上陳竊略此賊必先哨探旣的然後以輕兵嘗之或月撓其左彼必備其左矣彼備之而我返之明月復撓其右彼必備其右矣彼備之而我返之越月而前後亦然又越月而四面撓之彼將戰也吾猶返之是必戰之兵先示之以弱使敵分爲十我專爲一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以俟賊之動靜何如而後吾之攻進可圖也當此之時倭奴之心不畏則驕畏則思潰而　中國之被擄者必謀歸其協從之餘孽必求遁矣况圍師必缺兵家所忌然後

開一路以縱其逃納降人以消其勢急追襲以收其功況地多水渠舟楫未便彼將何所逃乎萬一倭奴自驕驕則必怠怠則不備不備則襲取之計可行也先察地形之遠近道路之廣狹賊情之虛實軍氣之强弱器械之精與不精進止之齊與不齊進有所往退有所據然後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萬全之功可期也至於對壘交鋒臨時決機方略難以預陳又在將兵者何如耳恐急遽無序非用兵之道也

答總督胡梅林撫勦倭夷書

撫勦倭夷

江南備倭之議有二。曰撫曰剿。主於撫者則議剿者之非。主於剿者則議撫者之過。心心有主。喙喙爭鳴而旁觀之爲議論者。又曰寇之效順也則撫之。寇之變詐也則剿之。是葢執兩可之說。非一定之見。其於國家之利害。未嘗深長思也。殊不知撫者有目前之安。而貽日後之患。剿者有目前之危。而貽日後之安何也。所謂撫者。是豈恩信足以服其心。威力足以制其命哉。不過以利誘之而已。雖曰能使賊勢收斂。百姓無擄掠焚刼之慘。三軍免鋒鏑死亡之憂。亦可爲

目前之上策也。竊恐以利爲聚寇之地，則引類呼朋（倭之來者在明初者此特必不可許）航海而至者日益衆，連年不解，則科派於下民者日益窮。況科派之財有限，而繼至之寇無窮，以益衆之寇，而取辦於益窮之民，以有限之財而供無窮之欲，則其財力之不可繼也亦明矣。夫財力既不可繼，則海上之患終不可息。況數年之前，在倭奴之情止知交易，在中國與販之徒止於私通。通來擄掠之利大於交易，則倭奴之心已壞。勾引之利勝於私通，則與販之奸益神。此例既開，海防漸弛，沿海之境俱屬倭

夷出沒之鄉萬一變詐不測則將來之患恐不減於今日矣所謂剿者抑豈渡海遠征貪功生事者哉亦惟嚴勾引之禁以主待客以逸待勞乘機構會以盡備禦之常而已萬一賊衆不退鼓三軍而並進之一戰不勝而至於再再戰不勝而至於三吾之兵力可繼也彼之兵力不可繼也況賊深入重地使吾一勝焉彼類盡為虀粉矣雖以徐海初至之銳竟無片帆之返陳東久據之強難免全軍之覆一勝之後而數十年之寧謐可期也所費於二者之間與其耗財以

資敵。就若耗財以養兵，此薊撫剿之大勢，安危以近之大機。審勢圖機，惟在經國者詳之。不然　廟議不定，則効力不專，群罔不息，則不斷之疑終不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